

灯下书

冬日,与你们相遇

| 一千度 文 |

乔伊斯《都柏林人》

《都柏林人》书中的15个故事,仿佛在描述同一个故事。都柏林人似乎都处在颓废中。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这种状态被笼罩在一片死寂中。形形色色的人行走于都柏林这座城市中,经历微不足道的事情,与此同时,感到孤独、蠢动或是绝望。

故事中的人物从孩子变成少年,又进入青年、中年。乔伊斯试图通过这样的顺序,来展示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症结。乔伊斯笔下的人物,是讽刺、温情、敏感的混合体。从这些陌生脸庞中,可以洞察19世纪末都柏林沉闷而虚伪的社会生活。透过虚构的人物,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敏感的爱尔兰少年,怎样挣脱种种感情羁绊和精神樊篱,走进爱尔兰的文学史。

似乎每个地方都有人生活劳作着,生生不息,微小却持久。这种永恒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着。乔伊斯的都柏林也不例外。都柏林是瘫痪的、麻木的。每个平凡的都柏林人也是默默无闻,甚至是绝望的。颓废可能是人的常态,人的行尸走肉构成了整个社会环境的“瘫痪”。没有人能拯救这种绝望,只能像一片树叶,在湍急的水流中被带走。

阅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以及都柏林人,我总会想起贾樟柯的山西汾阳。乔伊斯的语言简洁跳跃,内心独白直接又抑制。可能无论是都柏林抑或是山西,人的生存方式与状态,大抵是相同的。愿意承认这一点,创作就是充满自信的,不会担忧自己只涵盖了自己生活的环境——哪里的人与生活,都是有普遍性的吧。

在《都柏林人》中能看到乔伊斯的生活经历。在《伊芙琳》和《一朵小小的云》中,都能看到他与伦拉的热烈爱情。这种感情吸引并且莫名鼓舞着我。诺拉只是一名来自爱尔兰乡野的姑娘,没有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但她那种活泼直率的天性,以及性感自然的女性气质,深深吸引了过于“有教养”的青年乔伊斯,他感到自己内心的种种叛逆倾向,在诺拉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自己因为爱上这个非上流社会的女子而充满了艺术的灵性。这种气息在书中得以体现,并使我着迷。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胡迁

在荒诞、如废墟般的生活中每个人不同的反应:徒劳的挣扎与仿佛触手可及的希望。这一切驳杂的事物聚在一起,我们就像那头麻木的大象,静默地席地而坐——这,就是胡迁《大象席地而坐》的主题。

胡迁的文字简单,像一阵迅速的热风。他的心思不在文字上。仿佛一个带有绝对棱角的青年,面红耳赤地急于表达着什么。胡迁的情节性很强,然而在文字的安排上显得并不精致。他热烈却徒劳,最后陷入平静。在他的文字中,可以敏锐地捕捉到雷蒙德·卡佛的气质,但很快又溜走,变成只属于胡迁的独特凛冽气质。

现在胡迁很好地走了。留下他以前带回家的猫——他原想着和猫一起撑过灰色的生活。但他提前离开了,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留下了还未上映的《大象席地而坐》和《大裂》。四个小时的电影也的确难以在院线上映。

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中饰演黄毛的章宇,是胡迁的朋友。他为胡迁的死写下《我患存这重击》。当女人、动物都无法安慰生活时,就选择了死亡。从胡迁的文字和他

分享的歌单中,就已经能嗅出压抑、干涩的气味。在之后,像是得以印证。

因为他的死,单凭这一点,他的文字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如雷贯耳。他的文字是难抑的暗色系,但惊人的,文字中仍透露出他对这个世界的愿景。这种建立在废墟昏暗中的愿景,莫名地打动我。在他死亡的事上,这种愿景于我显得愈发耀眼。

读沈从文

“不折不扣,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从文在湘西的墓碑上,刻着这16个字。它们准确地写出沈从文无论在做人还是写字上的态度。

“从文让人”,是这16个字中提炼出的。沈从文的文字就像凤凰的江水,质朴地流淌。本真、疼痛的美。简洁,没有冗长难懂的句子。从文用带有强烈个人性却又朴素的语言描绘出他的凤凰,也让他的凤凰蔓延到更远的地方。沱江中闪烁着他的笔触。星与月



江南

摄影/金石声

在从文文字的映衬下显得安静,衬托着人的睡眠也香甜、笃定。

《边城》美好而脆弱。像是入夏前的一场骤雨,潮湿难抑。沈从文用烙有自己印痕的语言,讲述了一件发生在特殊地方,特殊却又有普遍性的事。人与人之间即使是美好的善意,也避免不了误会或莫名的忧愁。

读了沈从文的文字,让我有强烈了解他的欲望。于是我去了湘西凤凰。那里的气质仍然与从文笔下的湘西吻合。古老的内在元气,又不乏新鲜的血液。甚至能感受到一朵花在延时镜头下绽放。沱江水在迅急又不汹涌地流着,一切都经久不息。会产生一种错觉:跑进某个街角的大头男孩儿是沈从文,凤凰街上那个浅笑腼腆的女孩就是翠翠。似乎一切都沉浸在“边城”的氛围中。每个人都拥有长时间的幸福,都是独特的宇宙的中心。

合上书前的最后一句话让我获得长时间的滋养,我确信一种文学性开始滋生——“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履痕

苏园记

| 叶梓 文 |

西北有高楼。

溧阳有苏园。

如果我没有迁居到南方,也许,都不一定知道溧阳这个地方,那也就更不可能知道苏园了。显然,这样的假设是不存在的,也是荒谬的。事实是,我这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已经在中国南方大地上厮混了八年有余,也不止一次在江苏文人圈里听说过天目湖畔的苏园。心向往之久矣,但一直未能成行,直到2019年桂香落尽、冬至将临的一个日子,我才得缘有了苏园之行:从苏州南站乘坐长途大巴,两个多小时后到了溧阳客运中心,下车,坐上溧阳本土小说家郁小简专程接站的豪车,过茶山路,复过茶亭桥,三拐两拐,十余分钟,苏园到了。

——单单听听茶山路、茶亭桥这些地方,就知道溧阳是一座茶风浩荡的小城,苏园身在其中,也必有好茶。而苏园,也真是一个喝茶的好地方——我的诗人朋友张羊羊在他的笔下曾经有过精妙的比喻,我也就不抄录了。只是,当我把自己的凡骨俗胎歇息于苏园时,我真切地发现,这样一个颇具苏州园林意味的地方似乎更适合一个长途奔跑的旅人宽慰肉身、安歇心灵,坐下来跟友人缓缓地喝一杯茶。最初的苏园,本身就以茶取胜。这一次,我品尝了苏园的黄金芽,一款绿茶,汤水回甘极好;也喝到了苏园的红茶,茶香醇厚,滋味悠长。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就在苏园当家人霍益民把茶之大业经营得风生水起、声名远扬之际,他又把目光与精力投向了民宿——夜宿苏园的次日早晨,闲逛间就发现茶室的一角正在大兴土木,被命名为零友的民宿正在建设当中。

现在,可谓是一个民宿大发展甚至有些大跃进的时代。我见过太湖边精致风雅的民宿,也见过浙江临安消费价格不菲的民宿,说到底,他们都是择一处佳山胜水,帮助栖居者实现一次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短暂回避。苏园的民宿,显然也有这样的深意,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这从它的名字——零友——即可看出一二。所谓零友,应该是霍益民以一己之思创造的一个词,就像他当年创造了苏园。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与零为友。那么,零又是什么呢?为什么非得和零为友呢?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倘若考卷上出现个零,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但是,当一个人长大成人、经历了生活中的无数风霜后,将自己的肉身安放在苏园的零友民宿时,既是人生的一次归零,更是归零之后的再度出发。能够想见,在零友,是放下,更是放下之后的一次轻装上阵。这样的民宿,提供给人心与灵魂的是一场隐逸的放达,这样的理念,也与苏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一些养老项目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必然会让苏园成为溧阳、常州乃至江浙沪一带现代都市人自我救赎、与自己达成和解的一个完美之地。

人生是场苦旅,唯有自渡;在哪自渡,零友即是佳地。

在苏州东山,我见过一个开民宿的上海男人。和他的交谈中,知道他的肠子都悔青了:因为赚不到钱。民宿梦是不少人的梦,但不少目光短浅的人又把民宿开成了农家乐,这是对民宿的曲解,或者说一场美好的误会。然而,看起来有点憨厚的霍总,却对民宿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冷静的判断。从对民宿命名为零友,就让人明白,他不仅想提供一方青山秀水,更是想通过自己的执念,改变更多人固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此行,他送我一册《零极限:创造健康、平静与财富的夏威夷疗法》(美国乔·维泰利著)。我相信,他不会照搬而来,反倒会创造出一种“苏园疗法”。

这,这也正是零友的初衷与未来的发展模式。

苏园,与苏园里的零友,让我想起了米沃什的诗歌《礼物》。这首诗的翻译版本很多,我最喜欢西川的译本: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零友民宿的开门待客,指日可待。一个人的生命中遇见苏园,遇见零友民宿,就会拥有如此安淡的日子,每一寸时光仿佛都闪烁着露水般洁净的光芒。